

遥远的兵站

胡 文 刚

封面插图：潘 蘅 生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遥远的兵站

胡 文 刚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印张 98千字

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册 定价0.35元

目 次

到深山老林去	1
绿色的城市	9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22
老猎人莫伦爷爷	28
拖拉机在前进	37
大森林的黎明	47
带金饰王冠的短剑	58
初猎	67
亲人啊, 亲人	80
肖贵大叔的决定	92
雪地辨踪	100
舅舅的行动	111

特殊使命	121
鹿鸣翠岭	126
森林交响曲	138
青山壮志	146
流动服务员	154
节日的礼物	161
火光冲天	172
松谷围猎	178
欢腾的森林	181

到深山老林去

开往兴安岭林区春城的一次直达快车，九点零八分准时开出了哈尔滨站。海山挥着双手，直到看不见奶奶和小伙伴们了，才离开窗口，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很快就要看见他向往的深山老林了。海山兴奋得坐也坐不住，只顾往窗外四处张望，心里想：一到舅舅家，当然啦，顶重要的事，就是让舅舅带着到森林里去打猎，尝尝打猎的滋味，象个地地道道的小猎人那样。……

火车通过江桥，“呜”的叫了一声，速度加快了。它象一条黑色的巨龙，在白茫茫的原野上吼叫着飞驰而过。

一只大黄狗从座椅下面伸出头来，抽动着鼻子闻味儿。这是海山带去的狗，叫虎崽。海山用手轻轻拍了一下它的脖子，说：

“回去，虎崽，老实在里面呆着！”

虎崽眨眨眼，乖乖地把头缩回去了。

车窗外面的景色非常单调，一眼望不到边的雪地在旋转。在雪浅的地方，可以看到割过的高粱茬、苞米茬，偶尔也能看到房屋密集的村庄。有时候大道上忽然出现几辆胶

皮轱辘大车，装着滚圆的麻袋，车把式抱着鞭子高高坐在上面，任随马儿慢悠悠地走着。从马的鼻孔里，不住地喷出一股股白色的热气。海山想：也许那车上就有舅舅哩！他记得舅舅是个中等个儿，常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走起路来挺着胸脯，就好象老在接受检阅似的；说起话来，声音特别响，说着说着，就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舅舅一年总要到省里来几趟。每次来，都要给海山家带来一些山货：什么环颈鸡啦，野鸭子啦，兔子啦，松子、榛子、蘑菇、木耳啦……有一次还给奶奶带来一对熊掌，那是舅舅自己打的熊，割下来的。舅舅每次来，海山都高兴得要命，要是带上松苗弟弟来，那就更不用说了，两个小兄弟会互相抱着跳起来。舅舅喜欢讲深山老林里那些有趣的故事，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有时还站在地上作表演。每逢这种时候，海山总是双手托着下巴，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从此，那些活泼的小松鼠，可爱的梅花鹿，笨拙得令人发笑的黑熊，海山就再也忘不掉了。

比如有一次，舅舅说他到密密的大森林里去打猎，夜晚借宿在一间猎人过冬的小木房里。老猎人已经躺在炕上睡了。舅舅正坐在地上擦枪。忽然，外面传来啪啪的敲门声，老猎人喃喃地说：“去，看看谁在敲门哪？”舅舅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搓着双手快活地说：“啊，是熊先生。”老猎人说：“客人难得来一回，你就好好招待一下吧。”说完，翻过身去又睡了。那只大黑熊可不客气，两条后腿站得跟个人一样，举起前掌正不耐烦地拍着门哩；大鼻孔四面闻着，忽哧忽哧地

直喷粗气。舅舅从门后拿了一根木棒，在木棒一头抹了很厚很厚的蜂蜜，从门缝里伸出去。黑熊煽动了几下鼻孔，一闻到蜜味，口水都流出来了。这位熊先生喜出望外，连忙张开大嘴，伸出舌头，巴唧巴唧几下就把蜂蜜舔个精光，还不断地巴达着嘴。舅舅把木棒抽回来，又抹了些蜜伸出去，黑熊又巴唧巴唧地把蜜舔光了。接着，舅舅就悄悄地把涂了蜜的枪管伸出去，黑熊照样吃得非常开心，恨不能把枪管也吞了，哪知就在这时候，“嘭”的一响，黑熊嗽的叫了一声，立刻倒在地上，翻滚着，抽搐着，接着就一动不动了。舅舅打开门，飞快地跑出去，拔出猎刀，敏捷地剖开黑熊，取出熊胆（慢了胆汁会渗光），先用明子燎一下，然后挂在房檐底下。过了一会，一张熊皮便钉在墙上，两对熊掌摆在桌上。灶下升起了火，锅里的水滚开了，飘出了一股股香味。啊，这是多么有趣的猎熊故事！

第二天下午，海山带着虎崽到了春城，在林业职工住宅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舅舅的家。

舅舅家在一排红砖房子的东头，大门两旁摆着一堆样子。海山没有马上去敲门，先用嘴去哈冻僵了的手。他想，舅舅工作忙，这时候不会在家的。舅母和松苗弟弟准在家。舅母见了他，一定会高兴地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一个劲儿地说：“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松苗呢，当然会扑到他身上，和他搂在一起，笑着，嚷着，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于是，他欢欢喜喜地开始敲门。门慢慢开了一道缝，没想到，

出来的是一个小姑娘。她头上扎着两把小刷子，穿着红棉袄绿棉裤。海山感到非常惊讶，以为是自己找错门了。那小姑娘扒着门缝好奇地看着海山，好一会才问：

“你找谁家？”

“我找老霍家，这儿是吗？”

“啊，我怕大狗，我不敢给你开门。”说完，小姑娘就往回跑，大声喊，“妈，我不敢开门，我怕大狗。”

一位婶婶应声走出来了。她一面用围裙擦着手，一面问：“谁呀？”等看见海山，她打量了几眼，就高兴地喊道：

“你是海山吧？”

“是呀！婶婶您……”

婶婶使劲拍了一下手，又一把拉住海山说：“哎呀，快进屋暖和暖和身子吧。孩子，看你都快冻成冰棍了！”

海山在门口跺掉脚上的雪，进了屋，立刻感到暖气扑脸，还闻到一股炒菜的香味。

婶婶指着西屋上锁的门说：

“这就是你舅舅家。我们住对面屋。你舅舅他们都不在家，快到我们屋坐吧。”

海山一听说，就急了，站着不动，问道：“我舅舅干啥去了？舅母呢？松苗呢？”

婶婶说：“你先进屋。啊，孩子，别外道，我们姓肖，你就叫我肖婶吧。孩子她爸爸和你舅舅是老相识了，我们两家就象一家人一样，快进屋吧。”

海山只好跟着进了屋。肖婶又忙着安排他吃饭。然

后，肖婶才告诉海山，他舅舅带着松苗参加开发新林区的大会战去了。舅母风湿病又犯了，正在辽宁汤岗子治疗。她家老伴——肖贵大叔也参加会战去了，家里就剩下婶婶和她的小女儿红丫。

怎么办？海山愁坏了。他老早就打算好，一来就让舅舅带他和松苗到大森林里去逮松鼠和山鸡什么的。他相信虎崽一定能撵上很多兔子，这是它的拿手好戏。他还想看看舅舅和老猎人是怎么打大黑熊和野猪的。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落空了。难道这个寒假就白白地……海山想着，手里的筷子也停下来了。

肖婶一见，连忙安慰说：“孩子，别焦急！先好好吃顿饭。你舅舅、舅母不在家，就在我们家呆着吧，我们红丫陪你玩，我再领你们去逛动物园，好不好？”

海山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还要好好想想才能拿定主意。忽然，门外“汪汪”叫了两声。海山这才想起虎崽还在外面哩。就说：

“婶婶，我带来一只狗，还在外面。它叫虎崽，这么冷的天，让它进屋里呆着，行吗？”

“行，快把它叫进来。碗橱里有剩包米面饼子，你自个去拿，喂喂它吧。”

海山开门把虎崽放了进来。虎崽浑身披着白霜，冻得直打哆嗦，一进屋，先亲热地扑了海山几下，还用头蹭蹭海山的大腿。海山从碗橱里拿了一块饼子扔给它。虎崽叼着饼子，跑到一个角角里，趴在地上，用两只爪子按住饼子，不

断地调换着嘴角，大吃大嚼起来。

红丫赶紧躲在海山的背后，又忍不住探出头来看着虎崽吃东西，一面大声说：

“海山哥，我怕狗。”

海山说：“别怕，虎崽不咬人，不信你摸摸它的鼻子。”又叫道，“虎崽，到我这儿来。”

虎崽真听话，马上就站起来，一面伸出舌头舔着嘴角，一面恭顺地走了过来。海山摸着虎崽的鼻子，对红丫说：“你看，它不咬人吧。你也试试看。”

可不管海山怎么说，红丫也不肯去摸虎崽。后来红丫终于想试一下，伸出小手，还没等碰着虎崽的鼻子，就象触到烙铁一样，又把手缩回来，说：

“我怕，我怕它咬我。”

海山笑了，说：“它不会咬你。虎崽，把眼睛闭上。”

虎崽顺从地把眼睛闭上了。

红丫这才飞快地用手碰了一下虎崽的鼻子，立刻又把手缩回来，高兴地说：

“真的不咬人，不咬人！我摸到它的鼻子啦！”

海山说：“虎崽可听话啦，我让它咋的，它就咋的。”

两分钟以后，红丫就不客气地揪住虎崽的两只耳朵，骑在它的身上了。当然啦，虎崽是很不高兴的，它连连打了几个响鼻，表示不满。

晚上，海山就过舅舅这边睡觉。

肖婶怕他着凉，给他盖得厚厚的，又嘱咐说：“孩子，好

好睡吧，坐了两天一宿的火车，够累的啦。晚上渴了，暖瓶里有水，饿了抽屉里有奶豆饼干。”说完，又给海山掖好被子，才走了。

海山怎么也睡不着，翻过来，掉过去。干脆回家吧！唉，可是到舅舅家来一次，多不容易啊！就在这里和红丫玩吧，既看不见森林，也看不见松鼠、红颈鸡、白脸山雀，那该多么枯燥乏味啊！可是舅舅在哪里啊？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打开灯，看着墙上舅舅穿着棉军装、挎着手枪的照片。海山听妈妈讲过，舅舅小时候就给地主放猪，后来解放了，当了解放军，转战南北，一九五〇年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转业来到兴安岭林区。在海山心目中，舅舅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看着照片，去找舅舅的愿望更强烈了。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把被子裹好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海山就问肖婶怎么才能找到舅舅。肖婶不肯说，劝他留下来。后来海山悄悄溜到车站那儿，向一位铁路工人叔叔打听到了。晚上，海山对肖婶说：

“婶婶，我明天找舅舅去。”

肖婶看见海山脸上坚决的神气，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真犟！俗话说七九八九，打骂都不走。你舅舅带松苗去，我和你肖贵大叔就不同意。那是新林区，要吃苦的。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让他去也不晚。留下来，我会象照顾自己儿子那样照顾他。可你舅舅不同意，非说要让孩子去见见世面。”

海山说：“婶婶，我也不怕吃苦，我也要见见世面去。”

肖婶还是不同意，劝海山等舅舅来了信再说。

第三天早上，红丫来找海山吃饭，发现海山已经走了。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红丫跑出去告诉妈妈。肖婶颠颠的跑来一看，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亲爱的婶婶：

我走了。您待我真好，谢谢您。等我见到舅舅，再给您写信。

海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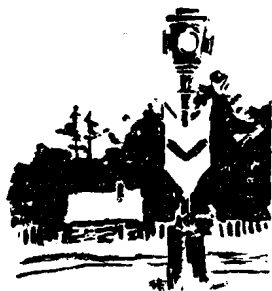
肖婶非常不放心，带着红丫追到了车站。一列运送开发新林区大军的闷罐车，刚刚开动。很多人站在车门口，和欢送的亲人、战友们挥手告别。海山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见肖婶就挥着手大声喊道：

“再见啦，婶婶！再见啦，红丫！”

肖婶大声说：“孩子，到绿金接待站，找你肖贵大叔！”

海山说：“知道啦！”

从车头排出的热气，很快笼罩了整个车厢。等热气散了，海山看见肖婶和红丫还站在那里，向他不住地挥着手，寒风把红丫绿色的围巾刮得飘了起来。



绿色的城市

小小的火车站，只有一间木棵楞房，坐落在长满红松林的山脚下。木墙上刻着1974几个字，老远就能看见。

这一带的原始森林正在开发，要建成为一个新的林区，名字就叫绿金林区，所以这个小站叫绿金车站。

眼下，绿金车站只有货车不定期到达。有时一天一趟，有时好几天才来一趟，有时也会一天来上好几趟。每次车到之前，车站上的刘大伯便从木棵楞房里踱出来，背着手，手里捏着卷起来的红绿旗，走到铁道旁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眯细着眼睛看一下，准没错，这时候火车头一定从站外的森林里钻出来。

为了开发新林区，大批的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冒着严寒，从兴安岭各个林区不断来到这里。他们自带干粮、行李，参加这场艰苦的大会战。火车一到，小站立刻沸腾起来。参加会战的人员，从闷罐车上跳下，互相打着招呼，问寒问暖。至于欢迎会战人员的队伍，那是象征性的。全部人马就是会战指挥部绿金接待站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肖贵大叔领着几个铁路员工。供应站的拖拉机手

郑青春挥舞着鼓槌敲鼓，背鼓的则是一个把毛帽耳卷得高高的孩子。这就是乐队了。哪里人多，他俩就往哪钻。咚咚的鼓声，使小站更增加了热烈的气氛。这时候，肖贵大叔总要大声地发表一个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然后，笑着说：“同志们，辛苦啦！快站到站里休息吧，喝点开水暖和暖和。”

车站上的物资堆积如山，有的盖着苫布，有的放在临时搭的席棚里。各种机器、钢筋、水泥、粮食、面粉、巨大的包装箱，到处堆放着。远处还整齐地停放着一排排崭新的解放牌载重汽车、翻斗车；汽车后面又停放着几十台集材用的拖拉机、农用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以及巨大的推土机。这真象一支巨大的机械化部队，在时刻待命出发。

肖贵大叔前天就接到了会战指挥部的调令，给他另行分配了工作。但他还没有走，火车一到，他又和同志们一起到车站上卸货来了。他站在车门下边，让人把一口大箱子放在他的肩上，然后，他身不摇，臂不晃，迈着坚实的步子，把箱子扛到了货物堆放处。肖贵大叔回来时，远远看见一个孩子，也扛了一口箱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条大黄狗。肖贵大叔老远就喊起来：

“嗨——那是谁呀！快放下！”

那孩子显然听见了。他停下来看了肖贵大叔一眼，又走来了。

肖贵大叔大步跑着迎上前去，伸出一只胳膊就把箱子挟过来，埋怨说：

“你是哪家的孩子？小小年纪，谁让你扛这么大的箱

子，压坏了怎么办？”

“我又不是泥捏的！”

“嚯，你口气还不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压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难道你想长大不革命了？去吧，快玩去吧！”

肖贵大叔转身刚要走，那孩子生气地说：

“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参加会战的！”

肖贵大叔先是一怔，接着认真打量起这个孩子，然后把箱子交给别人先扛走了，高兴地说：

“哎呀，你是海山吧？”

“叔叔，你是谁？”海山的眼睛也发亮了。

肖贵大叔哈哈大笑说：

“我么，是你的肖贵大叔呀。”

海山“嗷哟”一声，一把抱住肖贵大叔的胳膊喊道：

“肖贵大叔！”

肖贵大叔用双手拍着海山的肩膀说：

“孩子，你怎么到这来了？”

海山把来这儿的经过说了一遍。肖贵大叔说：

“你舅舅调到指挥部去了，前几天还来过。指挥部离这还有一百多里，今天是走不了啦。明天有车，我也去，咱们一块走吧。现在咱们先卸货。你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海山答应着，把棉袄一脱，又跑到车厢那边帮着卸车去了。虎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跟在海山后面，摇着尾巴，一颠一颠地小跑着。

车很快卸完了。大家一面擦着汗，一面往回走。海山

学着大伙那样，把帽耳子卷得高高的，棉袄披在身上，大步往前走着，踩得脚底下的雪“吱嘎吱嘎”的响。他那神气，真有点林业工人的味儿呢。

肖贵大叔走在他的旁边，兴致勃勃地向海山介绍这个居民点的历史。半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落叶松、白桦的混交林，到处是塔头甸子。舅舅和肖贵大叔领着大伙一齐动手，砍掉了落叶松、白桦，填平了塔头甸子，建起了几十座简易房，又搭了一批帐篷、活动木板房、木棵楞房。舅舅是这里的第一任负责人。舅舅调走后，由肖贵大叔接替。舅舅和肖贵大叔曾经设想过，把绿金居民点建成绿金镇、绿金市。可现在肖贵大叔又要调走了。肖贵大叔感到非常遗憾，自己没能和大伙一起实现这个理想的蓝图。

走出车站，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街。肖贵大叔说，这就是未来绿金市繁华的北京大街。当然，现在这条大街还很很象样子，泥土路面，坎坷不平，雪地上交错印满了汽车轮胎的花纹和人们零乱的脚印。沿着北京大街往前走不远，就是东风饭店。这饭店是由一顶破旧的帐篷和一间活动木板房组成的。生意相当兴旺，营业额不断突破指标。来参加会战的人员，都要到这里来尝一尝具有林区风味的名菜。远景规划中的邮电大楼，现在只有一个热情的小青年在管理。他的职务可多了：既是营业员、投递员、报刊发行员，还是卫生员。他经常背着一个印有“林邮”字样的绿帆布兜子，走家串户，投信送报，办理电报、汇兑、包裹以及报刊发行等业务，还随地捎带着给人扎针治病，代写书

信、读报读信、理发剃头等等。这是个谁都喜欢的年轻人。过了邮电大楼，就是友谊百货商店。不过眼下只有一间木板房，两个营业员，这里的人们习惯叫它作“二人转”商店。紧挨着的是绿金接待站的招待所。一批接一批的会战人员，都在这里落脚。然后再从这里乘汽车走一百多里路到会战指挥部，再分到各个会战分指挥部。

招待所是一座巨大的、长长的木楞房子。门口是用木板钉的台阶。房角那儿竖着一棵很高的杆子，杆顶上安着一个涂红漆的木五角星。在防火的季节里，每逢刮大风，肖贵大叔就把一面小红旗升到杆顶，向全城发出警报，不准升火做饭。人们一见那红五星就会记起来：“饭宁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日不防。”居民点尽头是机械修配厂。未来的拖拉机制造厂，也在那里。不过现在只有一间烘炉、几台车床，老远就听得见打铁的叮当声，机器的轰鸣声。

肖贵大叔领着海山游览了整个市容，同时，他自己也在怀着深深的惜别心情，向这个他曾流过许多汗的城市告别。海山呢，听了肖贵大叔的介绍，样样都感到非常新奇。他从小生长在哈尔滨，整天看惯了高楼大厦、车流、人群，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遥远的林区，会有这么个城市。虽然这城市还很很象样子，可是它正在变呀！想想看，将来这座城市就坐落在大森林旁边，这该多有意思呀！

招待所一头是食堂，一头是宿舍。肖贵大叔领着海山先进了食堂，让海山坐下，然后走到厨房门口，大声说：

“程师傅，有什么吃的呀？”